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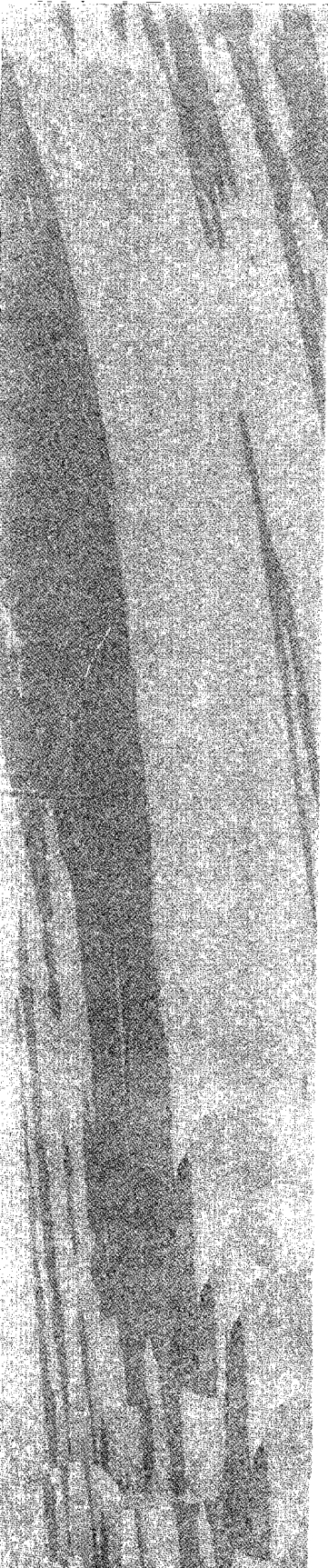
圣人普度众生于苦海
贤哲救赎灵魂于盛世

——（德）辛托凯荷《拯救人类》

刘诗伟 / 著

拯救

作家出版社



刘诗伟 / 著

拯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拯救/刘诗伟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 - 7 - 5063 - 5829 - 3

I. ①拯…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0424 号

拯 救

作 者: 刘诗伟

责任编辑: 汉 睿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00 千

印张: 31.25

版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829 - 3

定价: 3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谨以此作

献给人类的精英！

目 录

第 一 章	相聚	/1
第 二 章	疯长	/24
第 三 章	刺青	/46
第 四 章	处子	/69
第 五 章	芳菲	/88
第 六 章	离散	/115
第 七 章	记号	/137
第 八 章	仕途	/165
第 九 章	发迹	/192
第 十 章	鲜花	/215
第 十 一 章	撒旦	/238
第 十 二 章	沉沦	/265
第 十 三 章	拒绝	/293
第 十 四 章	披露	/317
第 十 五 章	队屋	/342
第 十 六 章	回声	/364
第 十 七 章	来临	/387
第 十 八 章	亲子	/412
第 十 九 章	福音	/432
第 二 十 章	见证	/460
第 二 十 一 章	岸上	/486

第一章 相聚

1

“地球这么大。”

“大得像个西瓜。”

“怎么改变得了!”

去年初春的一天，我们三人重逢，依旧熟道地使用了从前的一串暗语。我们是少年的伙伴，后来杳如黄鹤地别离了许多年。或许，在时下流行的人们看来，如此三句蔑视逻辑的顺口溜，简直莫名其妙得厉害。然而，在随意生长或遍地皆是的语言中，它是我们的语言，曾经虽然用于“地下”，却是另一种时尚或前卫；现在，当我们带着某种不可名状的会意，拟用少年的嬉皮和流畅吟诵出来，便是复活了从前的时光，一样是有春天的盎然。

其实，时光向来既不陈旧也不新鲜：所谓新鲜多半是陈旧的重复，而所谓陈旧则是经验的老气。从前，天上的日头比现在的大，我们立于田垄，以手搭在额处，看公路上的汽车往城里奔去，那道尘烟乃是无比欢腾；后来，我们的头上横陈了城市浑浊的天空，便回头去大肆吹嘘乡村的田畴、绿阴以及水石硌当的诗意……又或者，在记忆中那个没有月色的夜晚，我们像小老鼠一样偷窃社会主义的东西；到了今天，我们或许时常在灯红酒绿中不那么体面地搂着别人的小妞，却以卫道士的姿态大模大样地诅咒资本主义……如是，生活仿若一个灵动的跷跷板，在晃眼的此起彼落中，间或呈现略有新意的寓言或象征的样子。您以为呢？

三天前，你突然收到一则来路不明的手机短信，全文只有两个字加一个惊叹号：救我！

当时飞机刚刚在日内瓦的科因特林机场着陆，异域气息挟带莱蒙湖的清新与格调弥漫而袭，你像大鸟一样抖搂了身子，尾随几位中国同行者向入关口走去；正要掏取护照，手机倏地响起叽叽的铃声。你当即查看了这条短信。不过，这个吓人的呼救并没有令你恐慌，因为此等手法早已老套，而手机显示的号码果然陌生。你甚至撇嘴一笑：“小姐”的讹诈都追到外国来了呢！

可是，你的笑纹还在荡漾，那个陌生号码已打来电话，随之是一个陌生而分明存留少许记忆的沙哑嗓门，咋咋呼呼地直呼你“浪子”，并且让你“猜猜我是谁”，腔调竟是快活得要死。“您是……”你尽量拖延着“是”的发音。但对方不应，即刻忍无可忍地喊道：“浪子啊，你还‘您’呢！忘本啦？我不是‘您’，是你哥李黑牛——木子李，黑白的黑，牛马的牛——跟你穿开裆裤玩的！别说分别小小三十年，就是三百年，你也得听出我来！我打电话没别的，就是约你见面。你千万别说你在什么夏威夷晒太阳，或者在埃及看金字塔，咱们三天后见——不算今天，三天时间足够，即使你在月球上也来得及。见面地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汉口望江娱乐城18楼888号包房——晚上8点整。另外，我满怀激动的心情向你报告，马脸这狗日的科学家也会到场！”

“浪子”是你小时候只在少数玩伴中使用的诨号，就像叫“马脸”时马宏达必然掉头。而黑牛是不需要诨号的，黑牛本身就是一个诨号，只是喊腻了，也叫黑子或胖子。黑牛在电话里浪子浪子马脸马脸地呼喊，无非是让你向从前低头。你迟疑一下，正要问点什么，黑牛又抢先以夸张的沙哑耍赖：“浪子，什么也别说！本人现在被全世界人民抛弃了——难道你也不救救咱们？就这样，见面聊！”一听便是拙劣的幽默或者干脆就是让你识破的讹语。可电话挂了。手机仍停留在耳门上，你只有摇头无奈。

你的瑞士之行是参加一个非政府机构举办的学术交流会。会议主题为“面对人类未来”。“未来”曾经是一个诱人的好词。当它还是一个好词时，在咱们中国一般属于安放在普众心头的彩虹般的浪漫，用以私密而羞涩的遐想；设若聚众热议，准是吃饱了撑的或者甚至有那么一点轻浮。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由于能源、气候、环境、艾滋、宇宙空间、种族文

化、人类价值观、普世共识与共责等诸多方面发生问题，且日益凸显地逼近眼前，以致“未来”已然成为令少数精英人士率先诚惶诚恐的现实关切。你不是一个在这方面吃官饭的人，只是在中国武汉开有一间名叫“无限未来”的小型顾问公司，偶尔在媒体发表一点关乎“未来”的散见，因此，便应了北京一位被你称呼老师的学界巨擘的邀请，人五人六地以自由学者身份编入他的“未来”团队。

会议第一天，你被准允在十二分钟之内发言。你讲了《面对未来的国际操作》。与会者认为你的说法多少有点新鲜的解决之道。据说，第二天将有几位欧美发达国家的前首脑和前副首脑到会讲话，并参与圆桌论道。但是，以你的经验和观察，这种“干谈”终于不过是中国式的“秀才造反”。而今地球村上毕竟已然不兴集大德、睿智、谋略、威猛于一身的村长；那些多少可以说话算数的首脑或副首脑，皆为分散在地球村之各组的组长或副组长，大多正为眼下的内务和个人的岗位忙得焦头烂额呢。都说自由民主极好的，殊不知民主之意志有待地球民众的普遍觉悟，而从前阐述民主的洛克和孟德斯鸠向来不如麦当娜或者麦当劳之类普及，民众的意念似乎天然或无师自通地具有混乱而悲观绝望的叔本华的气质，间或仍然表现出尼采似的乖张，其情形还真不好说。除非事态如1942年到了悬崖边上，便不会有《联合国宣言》；至于1945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的会晤，各人已是“两手抓”，而其中的一手染了太多的猫腻。于是，你觉得你的意见已有完整表述（如果有用，自然便有用），而你那不做书面准备的英语又十分稀里糊涂，单单看几眼已然说话不作数的政治明星，远不及跟阔别三十年的黑牛宏达相聚过瘾——而且也是不可抗拒的“内务”！你便辞会，赶往机场搭乘回国的飞机。总之，你是猴急马急地溜了。

晚八点整。汉口望江娱乐城18楼。

我准时向888号包房走去。包房外的廊道充盈霓灯的照耀，让人宛若置身炫艳而深长的隧洞。我的脑中闪现一个开心的念头：黑牛这黑油油胖子而今该是胖成了何等面目？恰在这时，听见黑牛在包房里别着一副蹩脚的东北腔跟女人调情的笑闹，我便轻咳一声，故作凛然地吟道：“地球这么大。”果然，东北腔即刻换作湖北调：“大得像个西瓜。”接着，另一个熟悉

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怎么改变得了！”我掉头去看，正是马宏达那副灿烂的马脸。

于是就啊呀哈哈，三个而今已届中年的家伙热烈地相向奔投，在888号包房搭肩而拥，毫无分寸地欢呼雀跃，把睽违三十年的时光猛然间聚合起来……可是，正当三人沉浸在拥抱欢庆的热闹中，陡然听得一阵“呃呃”的呜咽声起，那凄切和隐忍、沉郁和强烈竟然真实，令重逢的欢呼与雀跃戛然而止。三个人彼此松开，小心地抬头相互侦察。黑牛面带疑惑，吃吃地问：“是谁？是谁伤心了？”宏达仰起马脸来，扭头瞅瞅，不由笑道：“嗨，是电视，是电视里的人替我们伤心呢！”正胶着之际，黑牛像是受了感染，鼻腔里竟然忧戚地“甸”了一下。我和宏达见状，不由神色诧异，赶紧扶了黑牛去沙发上落座。

有一段旧事曾经被你想象得具象而清晰——

三十二年前，1976年元旦。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主席安定地坐在那张老式沙发上。他的侧旁坐着一对年轻的白人夫妇：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孙子和后一个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这对年轻夫妇像是来到了另一个星球，真实地表现出茫然的虔诚和探知的渴望。毛泽东主席告诉这两个稚嫩抑或近乎可怜的孩子：“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小艾森即刻摇头，奉承地说：“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毛泽东主席却对他的恭维没有领情，缓缓转头，去看身旁的地球仪，以他素有的飘忽而深奥的态度说：“地球这么大，大得像个西瓜，怎么改变得了！”……

不久，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这番最新谈话，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冬天里，像风（而不太像春风）一样吹遍了长城内外与大江南北。当时，因了那话语十分高深莫测，仅在少数敏于世事的前卫人士心中咀嚼；而别的一些人只是以为怪怪的有趣，拿来作为口头的乐子。总之，大体的情形是，关于地球的西瓜说长久地在为数不多的中国人的心中和口头流连，犹如风的徐拂，总在田野的庄稼头上不经意地撩动，着实让人有些“摸风”。那年，你十七岁，高中毕业后，以“回乡青年”的名义回到乡下，已在江汉平原的大地上修补了十八个月的地球。

元旦之后是华中最为寒冷的冬季。平原上那片干涸的稻田里，一段

新塋渐然呈现，你直起身来擦汗，便拄了铁锹，定定地凝望。你的眸中什么也没有，只是在捕捉思绪中的某个未知的闪念。春天还在远处。田野之外，透过几行秃裸的柳树，有零星的人影绰绰地飘动，乃是一派无尽的空旷；而脚下的田地布满收割后的稻茬，在灰暗的冬天，几近融入灰色的泥土。有几次，你额前的长发像来年的秧苗一般被掀动，是空洞的风悠悠掠过。你那么萧然地站着，对于脚下这个地球，突然感到了亲切里的陌生。

傍晚，你独自坐在队屋旁的一垛稻草下冥想。忽然，草堆上的麻雀“呼”地飞散，马宏达和李黑牛就出现在面前。宏达像一个已然成熟的男子，抿着嘴笑看你，问：“思想家，又在思想什么呢？”黑牛却是一嘿：“他能想么事，还不是老贤木那个老‘迷气’（注：指过度沉迷者）的那些茗事——什么水能不能变成油呀怎样让地球不死呀宇宙有多大呀。看看，他都成小‘迷气’了。”你的确从小就有属于自己的问题，虽然算不得思想者，但一直思想着，以致早几年就不再乐于跟黑牛拌嘴，便说：“来，坐吧，我正要跟你们讨论。”宏达和黑牛不明白你何以这般庄重而沉寂，也不再嬉闹，像两头累坏了的小牯牛，于左右闷声地落到草堆上。

你问：“你们还记得毛主席最近说的那三句话吗？”

“记得呀！”宏达即答，“毛主席说地球大得像个西瓜呢。”那年，宏达已做了生产队副队长，是一个地道的时政爱好者。

你凝着眉头：“那你们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看着地球仪的时候，是不是很瞧不起地球？”

黑牛连忙摇头：“不对，这里面好像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宏达以向来蔑视黑牛的样子斜去一眼。

黑牛欲言又止，终于又鼓足了勇气：“我发现……毛主席他老人家肯定没有见过西瓜。”

宏达愤慨地盯着黑牛：“你这乌鸦嘴，凭什么胡说？”

黑牛倒是倔犟地鼓起嘴头来：“我家有个地球仪，比拳头大的白瓜还小，哪里像西瓜嘛！”

你不由想笑，干枯的嘴唇动了动。虽然那个年代在小镇上即使读完高中，一般也不曾见过地球仪，但你却是见过一个西瓜一般大的地球仪的。那是高中毕业前夕，你去向班主任老师辞行，老师见你眼里噙着泪花，自己的眼圈也酸了，就趴到木板床底下找一本书送给你，找着找着，

移出一个被灰尘覆盖的“西瓜”，你抹去“西瓜”上的灰尘，竟是一座鲜亮的地球仪……而此时，你不想与黑牛争辩地球仪与西瓜的大小，单是好奇地问：“你哪来的地球仪，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

黑牛有些得意，小眼睛眯成两根绣花针一样的细缝，且歪了头瞧你：“浪子，想知道吗？”

你实在不喜欢看黑牛眼缝里装着的笑，但因了诱惑，只得勉强地“嗯”一声。

黑牛见你服帖，就趾高气扬：“那好，今天老子向你们揭开一个秘密吧！这个地球仪本来不是我的。1967年，我姑妈带着表妹安娜来我们家躲运动，我发现她的背包里有个蓝花花的小球，怕她送给浪子，就把它偷了。”

安娜！你的心口不由突突地蹦跳。那时，安娜已是你心中最为亲切的名字。安娜虽然离去七年，又从无音讯，可她的样子一直飘浮在你的眼前：那眼睛黑白清亮，偶尔一凝眉，眼珠滴溜地转，鼻翼微微翕动，嘴巴会弯成月牙儿……你们一起顺着村后的通顺河堤去上学，去公路边抢汽车上抛下的“传单”，去金黄菜花的无边灿烂中奔跑，去河边木子树的冠盖里学鸟儿唱歌，安娜的身上永远散发着迷人的大白兔糖果的又淡又纯的馨香……因为有过安娜，在安娜走后，你越发为“地球终将毁灭”而忧伤，越发期待乡村的“老迷气”老贤木早日计算出避免“地球毁灭”的法子！1969年的春天，年仅十岁的你在这个小小地球上干了一桩超级大事：为了阻止即将召开的针对老贤木的批斗大会，你效仿陈胜吴广的“夜篝火而狐鸣”（普及陈吴是那个年代的官方教育），把“地球终将毁灭”的未来提前到“即将发生”的眼下，以“天人”名义制作出许多发布消息的纸条，悄然抛散在乡村的各处，终于让那些远比现在的人更加蒙昧的乡村百姓因了灭顶的恐怖而放弃批斗……那以后，你年复一年顺着时间描摹安娜的成长，直至将她“长”得令你脸颊发烫心口乱跳；只是光阴荏苒，安娜的幻影总在现实里漫漶，忧伤仍是一丝一丝地爬上心头……此刻，你知道黑牛手中有一样安娜的物件——拳头大的地球仪，怎能不生出目睹而触摸的冲动！

但是，你必得掩饰自己，就悠忽地一笑，说：“黑牛，你是骗人的吧？我不信！”

黑牛那时脸皮还薄，虽然向来习惯撒谎，偏又忌讳别人说他骗人，让你一激，便是急了：“你不信？我去拿来你看！”说着，身子朝前一拱，站了起来，撅着屁股往村里飞跑。

望着黑牛颠颠的屁股，你的心中漾起一份等待的喜悦……

黑牛不在时，宏达问起一个纠结的问题：“浪子，你想没想过，既然毛主席说地球像个西瓜，为什么又说改变不了呢？”

你眨了眨眼，从内心的喜悦中出来，思索着说：“或许，跟我们高中时学过的辩证法有关——在对立中统一？”

“好像有些牵强。又说明什么呢？”宏达向来喜欢究底。

你试着探讨：“毛主席既承认地球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也认为地球上的一切问题加起来，不过是一个西瓜上的问题而已；不过，既然地球是西瓜，也就改不了西瓜，也不一定要改了西瓜。毛主席的‘对立统一’是本质认识上的对立统一。”

“嗯！”宏达似乎明白，即刻套上自己的看法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向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相信大规律的。我就一直在想，依毛主席的气魄，怎么会在两个小美国鬼子面前谦虚呢？他老人家是一种哲学的态度。”

不一会儿，黑牛双手捧着地球仪嘟嘟地跑回来，老远就连声嚷道：“这是西瓜吗？这是西瓜吗？”

宏达向你使了眼色，冲着黑牛平淡地说：“拿来看看。”黑牛坐下，将地球仪递给宏达，宏达接到手中，即刻大声宣布：“现在，我代表安娜同学，正式将地球仪赠送给刘浪同学！”那一刻，你感到一阵热流冲涌心头，连忙伸出双手去接住地球仪。黑牛上了当，苦着脸大呼：“好啊，你们俩合起来耍我！”宏达就说：“谁叫你的猪脑子不会拐弯的！地球仪本来就是按比例缩小的，比例可大可小，难道就没有西瓜一样大的地球仪？”

黑牛赔了东西又遭宏达羞辱，就转头讪讪地向你套近乎：“哎，浪子，咱俩今后搞不好是亲戚，姓马的总是外人。我早就想把地球仪送给你的。嘻嘻。”

你愣愣地赔笑，一时无以言语。

过了一会儿，黑牛转头去看宏达，见宏达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呆呆地望着田野的远方。此时，远方的人影和树林已然朦胧，稍一眨眼，便淡化

无形，只在意念的惯性之中存续。天色开始暗淡下来。偶尔，有几只落荒的飞鸟闪现小的黑影，“喳”的一声，像是仓皇逃奔。黑牛悄悄碰了碰你的膀子，去指宏达：“你看，这人怎么了，是不是陡然成了一个痴巴？”

你就揉一下宏达：“哎，想什么呢？”

宏达并不收回目光，心思沉沉地说：“我在想毛主席说的另一句话——‘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

黑牛便笑：“这话能让人发呆吗？”

“我也想改变一下我们珠玑大队二小队这个很小的地方。”暗淡的光线中，宏达的马脸呈现分明的棱角。

“改变？怎么改变？”黑牛惊异地看着宏达。

宏达没有回应，目光依旧落在田野的昏暗的远处。停了一会儿，笃定地说：“到时候，我会告诉你们的。”

至此，你和黑牛都觉察到一桩事情即将发生，但宏达仍是那样静默，因了他的个性，就没去追问。天色霎时沉暗了。离散的麻雀开始飞回稻草堆，响着瑟缩的叽喳。宏达记起“放工”的事，说：“我去敲钟了。”于是三个人彼此揪了胳膊站起身来。你的一只手中紧紧捏着安娜的地球仪……

2

888号包房有着这个时代通常的阔大与奢华：灯光明艳而细润，四壁的装潢熠熠生辉，深褐的胡桃木茶几漆光鉴影，对应长长一溜墨绿沙发，茶几外是一片舞池，约四米见方，浅黄的木地板打过蜡，映现房顶的莲花灯影；几道光柱直射右侧的开放式吧台及至玻璃酒柜；正前方的电视屏跟前从乡村的电影幕布一般大小，包房的节目尚未开始，暂时播放着一出不搭调的故事……

黑牛憋住鼻腔里最后一声“甸”响，开始巡视房间，突然厉声喊道：“人呢？”这时，我便看见一个金银闪烁的狐媚女人一直贴在包房的墙边，大约因了刚才的场面，自个儿也无端地红了眼圈，正用手背擦拭，听到黑牛召唤，立时展露妖冶的笑颜，疾步走到面前去，嗲声问：“大哥，可以叫小姐了吗？”我听说“叫小姐”，连忙敲敲黑牛的胳膊，微笑地婉拒：“免了吧！聚在一起不容易，说说话蛮好。”黑牛不由回头看我，嘴巴张得老大，

好一阵才说：“去你的！有冇搞错！人家宏达当了科学家都没反对，你假正经个什么——还搞什么咨询顾问呢？没有女人，狗屁想法都没有！”宏达一旁笑着，插话为我帮腔：“我可没有表示赞成呀……”黑牛就假意生气地打断宏达：“哎哎，都不说了，客随主便！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你们邀在一起，干谈个什么？听我的！”便朝狐媚女人一挥手，“去吧，妈咪！吃吃喝喝的由你安排，先给我带人来看货色。”妈咪摇荡着腰肢出去。我和宏达正要说话，黑牛虎了脸威胁：“喂，如果你们还装，我又要哭了！”迎着灯光，他的眼袋很垂，脸盘鼓鼓的，已然没有从前那么黑，但皮肉却是见得有些泡松。我和宏达彼此看看，惟有短短一笑。

宏达问：“胖子，你是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的？”黑牛即刻开心，得意地仰头：“钱嘛。”宏达疑惑：“钱？”黑牛便道：“哎呀，现在是市场化，什么都讲买卖，大眼高鼻子瓜子脸可以买，感情女色性功能可以买，升官拿奖做论文可以买，信息当然也可以买？手机号是信息吧？……你这书呆子，不懂的还多，不跟你扯这些。”宏达仍是马着脸揣摸，黑牛改了话题问：“哎，知道我为什么约一个固定时间和地点跟你们见面吗？”宏达摇头，不明其意。黑牛说：“我怕见面时出洋相呢。”一面指指宏达，“你看你，头上一片花白，脸也拉得更‘马’了，要是随便碰见，还真不敢认。”一听是这么回事，宏达连连摆手：“不不不，你想多了，无论怎么变，我也能认出你来，你的肚皮哪怕再肥上一圈，眼睛也是全中国最小的，嘴唇也是全世界最厚的。”黑牛听着，嘿嘿直笑，又对我说：“刘浪，以后就不再叫你‘浪子’了——都是有身份的人嘛。不过，你还是年轻时那张清瘦脸，不见胖，但也多了一副眼镜。”我便随他一起取乐，摘下眼镜，把脸送到宏达面前去：“科学家，你是最讲精确的，看看我的鱼尾纹是不是比黑子的眼缝还宽？”宏达假装认真地看了看，连番点头：“嗯，是宽一点，不过也宽不到哪里去。”三个人你拍我打地欢笑。

笑声甫落，宏达突然盯着黑牛的脑门：“喂，黑子，你头上的毛呢？”黑牛抹一把光亮的头皮，讪笑道：“肾虚。”宏达又问：“你这么肥，还会肾虚？”黑牛卖弄地叹息：“唉，这你又不了解了，肥与肾没有关系的。这些年头，本人辛苦啊！除了在咱们中国当土恶霸，还得去外国做洋恶霸，从黄人到白人，到黑人到棕人到绿人，我全都要和她们在床上战斗战斗。”宏达不由苦笑着摇头，嘲讽道：“这就是你们这号人的思想解放，一解放就解放

自己的老二，也不怕染了艾滋！”“哪里哪里！”我倒不这么认为，抢着纠正，“得了艾滋才够现代化呢！”黑牛被说得直晃脑袋，却双手竖起大拇指来喊：“高！高！高！实在是高老庄的高！”

正说着话，妈咪带领一群小姐从门口鱼贯而入，眨眼间列成一溜横队，一个个亭亭玉立地朝着我们三人。黑牛用两只小眼左右来回扫荡几趟，却是抬手冲妈咪一甩。小姐们见了手势，知趣地纷然溃退。妈咪没走，脸上浮出笑，以诚恳的态度询问黑牛：“大哥，有什么具体要求吗？”黑牛冷冷地笑：“还用问？漂亮的、性感的、纯的。”妈咪忽闪起两扇睫毛，似乎有些疑惑：此地的漂亮与性感何来纯的？但还是笑盈盈地摇荡而去。

于是，黑牛便忿置：“他妈妈的，这年头连小姐也不能保证品质了！”然后倒像是自己办事不力，支吾地向我和宏达表示歉意。又说，本来这次是想让你们带上老婆孩子一起来聚的，但不明状况，只好作罢。宏达从话中察觉出意味，忙说：“我可是一直只有一个老婆的。你的情况是否特别复杂？”黑牛喟然一笑，苦大仇深地摇头而叹：“是啊，太多就等于没有！我现在是家分四处：一处在深圳，一处去北京，一处留守广州，我只身来了武汉。那三处的大人小孩明里不斗而暗中死掐，我是无处安身哟！”宏达便替他着急：“你看你你看你，不知是享了老二的福，还是吃了老二的亏！”停顿一下，且问，“现在有多少家产？”黑牛想了想，伸出五个指头。宏达猜：“五个亿？”黑牛没应。宏达又猜：“五十？”黑牛谦逊地笑笑，也不肯定。宏达不再说什么，有些佩服地默默晃头。我惟恐话题引到自己身上，一直未敢吭声。

不一会儿，妈咪又带了一群“玉女”进来。这回，未等来者成排，黑牛只瞟了一眼，便向妈咪摆手。妈咪回头向小姐们努嘴，转身领着全班人马窸窣而退。突然，黑牛唤回妈咪，但看了看对方那副腴腴样儿，无比烦躁地欲言无语，就指指宏达，吼道：“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妈咪看看宏达，单是摇头。宏达急忙拉扯黑牛，黑牛不理，进而喊道：“他是研究‘神七’的科学家呀！”妈咪木了。黑牛问：“不信，是吧？”妈咪眨眨眼，试探地说：“只听说过‘神六’。”黑牛不由鄙夷地骂道：“傻×，有‘神六’就有‘神七’嘛！”接着掉转头朝我挑一挑下巴，“见过他吗？”妈咪又是摇头，且说：“这位先生是第一次来吧？”黑牛气得直瞪眼：“我是问你在电视上见过没有？”妈咪皱起眉头想了想：“是不是演东方朔的？”黑牛彻底无奈地苦

笑：“什么鸡巴东方说西方说的！”干脆地下令，“记住——漂亮、性感、纯！去吧！”

我和宏达已陷入被人“以公配母”的尴尬。待妈咪走后，宏达说：“黑子，你就别折腾了，不就是陪着唱个歌吗，那么挑剔做什么？再这样弄下去，我们就逃跑的……”黑牛却是点头赔笑：“你们甭管，安心说话吧，这是我的事。”

这时，我点燃一支烟，暗自猜度黑牛：这家伙那么有钱，过去免不了曲折而艰辛的奋斗；他养了三房妻小，该是化解了多少的故障和麻烦；他满天下寻花问柳，又是怎样的放荡与荒淫；他算得上精明而成功，同时也诡谲而腐败……可是，他的心疲癃了，他要找回从前的伙伴来“救我”？相见时他的鼻腔里竟然真的“甸”了那么一下？或许，这些表象并不虚假，至少也算得上皮毛的真实；但是，李黑牛显然应该比这些丰富而麻烦得多，他的光亮的脑袋里一定装着某种小九九的算盘。我看着他犹豫一会儿，终于禁不住问道：“胖子，这次为什么邀我们相聚？”

黑牛略微一怔，像是被人看出心中的计谋，但即刻反问：“不为什么就不能相聚？哥们想你们了不行吗？改革开放都三十年了，我邀你们相聚，就为了享受享受八个大字——吃喝玩乐，胡说八道！”但黑牛是精明的，毕竟知道在老哥们面前遮遮掩掩反而生分，便干脆转守为攻，显出蛮横地说：“你的意思该不会是我应当求你们帮什么忙吧——或者，如果是求你们帮忙，你们就不来聚会了？倘若是这么回事，我还真不饶你们这两个家伙的！这样吧，我有二事拜托两位：一、请刘浪从现在起担任我公司经营顾问，指导我们开发‘水变油’的项目；二、请宏达马上帮我和国家航天局联系一下，让我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开地球的太空游客。行了吧？——给点事你们做，省得瞎琢磨。”

我和宏达愕然相看，不由一阵爆笑。

1976年元旦过后，大约在讨论了地球“大得像个西瓜”之后的二十天左右，宏达邀约你们实施了“改变我们这个很小地方”的第一次行动：私分公粮！

“公粮”是三十年前的概念，指生产队每年产下粮食后，按政府规定的上交量（一般以田亩数定量）必须如数交给国家的粮食。但是，那个年

月粮食产量不高，加之各级干部又十分要求进步，规定的上交量总会层层加码，以致广大贫下中农（包括少数地富反坏）本来吃不饱的粮食便是越来越少。如此，矛盾一尖锐，交“公粮”就成了农村最大的政治：少交要罚，不交要查，私分要撤（职），重者必判！而且，上边一向看管得紧，除了会上拍桌打椅地威慑，还会不时着人明查暗窥，倘若谁敢动作，就如同去鬼子的营盘取枪炮，稍有闪失，便是“死啦死啦”的。

冬天的一个黢黑的晚上，宏达在你家门外哈着嗓门喊你，你知道有事，就出门，跟他走到台坡口停下。夜色很暗，看不清宏达的脸，你知道他的马脸一定严峻。宏达摸出烟，自己叼上一支，递一支给你，划燃火柴点着。烟头的火光在夜色中滋滋爬行。“怕坐牢吗？”宏达突然问。你怔了一下：“看是为什么。”宏达说：“救人——把公粮分掉！”“行！我干。”你重重地点头。

于是，浑身炸毛鸡皮蹿生，满世界夜风沙沙。宏达紧着牙关说，他已想好实施方案：时间定在次日下半夜，他亲自掌秤分粮；到时，不让全队各家的人一起涌来，而是由村东到村西，一家一户地分，一家挑回粮食后，通知下一家来人，免得把声势弄大。听宏达说完，你认为还有两个关节：一是瞒住老队长，二是站岗放哨。宏达说，放哨的事好办，关键是瞒住老队长。你吸一口烟，脑子里冒出抗日谍战的若干方法，便选出一个：“能不能先把老队长搞到医院里去？”宏达问：“怎么搞？”你说：“我看见我爷爷用番泻叶给牲口泻过肚子。番泻叶我去弄，黑牛负责熬好放入菜汤，端给他爸喝下……不过，”你停了停，提出一个问题，“过后怎么办？”宏达却是兴奋，憋着嗓子闷喊：“没问题！成了！”又嘿嘿一笑，“我会让黑牛跟你和柳青一起放哨的。到时候，生米成了熟饭，老队长能揭发他的儿子吗？”至此，各人扔出手中的烟头，黑暗中划出两道红光的弧线。

第二天，老队长的事情解决得干脆，黑牛海哭海嚎地和两名社员把老队长送到镇上医院后，立马溜将回来，揪住宏达和你，且骂且笑地死捶了一通。可是，没想到在站岗放哨的事上却出了麻烦。本来，依宏达的计划，当晚由你和黑牛分别看守村东村西的路口，柳青是女的——守在队屋的禾场上，如果发现外人入村或别的异常，报警暗号采用当时最大的明语：你喊“毛主席说，地球这么大”，黑牛喊“毛主席说，大得像个西瓜”，柳青喊“毛主席说，怎么改变得了”；宏达在队屋里得到报警，便及